

0 一句题记

有些常识的人都会记得，眼睛的困惑有两种，也来自两种起因，不是因为走出光明，就是因为走进光明所致。

——柏拉图《理想国》

1 一份诊断报告

患者姓名：璉

性别：男

年龄：16

症状简述：

1. 患者总是在白天宣称看见星空，并在旁人问起星空在何处时会随意（多次观察未发现规律）指向某处。而对真正夜晚的星空，患者似乎无法构建概念。患者藉此星空概念进行一系列异常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宣称星星迎面而来后突发向前奔跑，宣称星星消失后显现明显抑郁情绪。

2. 患者感到明显记忆恍惚，记忆出现时间错乱，似乎无法正确理解因果关系，且患者时常宣称其拥有经调查未曾经历过的记忆，例如，患者称自己曾登上太空，并能详细描述太空中的星球场景，与现实几乎一致。推测可能为多次观察图片后进行自我想象加工的结果。

具体诊断：患者无颅脑外伤或脑血管疾病史，推断为精神刺激结果，但对患者个人经历的调查中无这方面的更多细节性资料，因此无法详细认定。CT 检查结果脑部存在无法判别细节的异常。总体认知与语言功能评估结果完全正常，短期记忆评估正常。视空间结构与长期记忆评估异常。

诊断结果：记忆障碍与视空间障碍，为典型认知障碍症状。当前在大部分方面程度较轻，但部分角度程度严重，应予以立即治疗。

处方：建议积极寻找原发病因，综合精神治疗与药物治疗（奥拉西坦与利培酮等），及时进行矫正评估。

2 一首无名的诗

踩踏落叶

西风

指缝里

落日

我不是荒野

不是

哀歌

风曾吹过

3 一段访谈

“晚上好。”

“你好。”

“你是，叫璉对吗？”

“嗯。”

“希望你能放轻松，我只是想问你几个问题。”

“嗯，请问吧。”

“你的心理评估结果里——”

“我很正常——我知道，我很正常。”

“那你所谓的星空——”

“.....”

“你看到的是什么？”

“星空就在那里。”

“哪里？”

“这儿看不到。”

“为什么？”

“在外面。”

“是说室外？”

“也许吧。”

“医生告诉我你有时会无法交流，现在看来似乎也并不是这样？”

“你迟早会有这种感觉的。”

“你喜欢星空吗？”

“挚爱。”

“那为什么不放下你的幻想——”

“我说了，它就在那里。”

“如果只有你能看到，它还具有意义吗？”

“既然我看到了，那它就有。”

“那为什么不去看看真正的星空呢？”

“你所谓的真正是什么？”

“.....”

“更多人能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吗？”

“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时候，绝大部分人看到的当然是真的。”

“可是我看不到。”

“抱歉。”

“没什么好抱歉的，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

“那如果说，你能看到，你只是拒绝去理解呢？”

“我并不这么认为。”

“医生是这么判断的。”

“那么他们的判断是错误的。”

“如果你继续这样固执的话，那我们的谈话似乎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可能了。”

“本来就没有。”

“那，再见。”

“再见。”

4 一通电话

.....

“那么您的建议是？”

“既然您的孩子已经确诊为认知障碍，在当前治疗未能起到效果的前提下，不妨尝试一些更为积极的治疗方案。”

“所以您是建议入院进行矫正？”

“我作为他的主治医生，自然会选择最利于他康复的方案。当然，我也能理解您们的一些顾虑。不过现在的精神康复医疗也并非您所想的那样可怕。”

“我们能再考虑一下吗？”

“可以，不过仍然是那句老话，尽早治疗总比迟治疗强。”

“具体的手续——”

“住院通知单这里可以开具，到时候需要签署住院协议书，监护人同意就可以通过。所有的必须设施都是医院提供的，因此也不需要您们过多准备。恰恰相反，个人物品是不推荐携带的，因此您甚至可以直接让他过来。”

“明白了，那，谢谢医生，我们还要再问问他自己的想法。”

“嗯好，再见。”

5 一份判决书

.....

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鸢在x年x月x日晚持刀前往其住宅楼天台，在疑似与人发生争执过后将刀扔下，击中楼下行人文泽，致其身亡。被告人鸢的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追究其刑事责任。被告人鸢对起控书指控的基本事实供认不讳，辩称其并未与人发生争执。鸢的辩护人认为鸢在行为时精神状态异常，不能判定具有行为能力。

经审理查明：x年x月x日凌晨2点，被告人鸢背包离开房间前往其住宅楼天台，在天台上放下包开始看风景，一段时间后突然冲向背包，取出其中藏有的水果刀，边大声呼喊边挥舞几下后来到天台边缘，因手撞到栏杆而致刀脱手而出，正中楼下行人文泽的头部，致其颅脑损伤而死亡。

上述事实，有现场见证人xx的证言证实，被告人鸢亦供认不讳；被告人当晚行动情况，有楼道监控证实；公安局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察，现场提取的血液经检验与死者的血型一致；法院对文泽的尸体进行了检验，并做出文泽系被水果刀刺入颅脑致颅脑损伤而死亡的鉴定结论，另有凶器水果刀一柄在案作证。

本院认为：被告人疏忽大意，未能安全运用锐器致受害者死亡，其行为已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应依法惩戒。检察院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应予认定。被告人辩解理由对判决不存在影响。经精神医师检定，被告无精神病史，亦无明确证据显示犯罪时精神状态异常，辩解不能成立，故不予采纳。据此，本院判决如下：

被告人鸢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处三年有期徒刑。

.....

6 一篇日记

今天是出狱的第一天。

我杀人了。我知道，我杀人了。

三年前的那天开始，我脑子里就只剩下了这四个字。

可是我又能怎么办？？

我能怎么办？？？

如果放着不管，我迟早会被它们吞掉。

吞掉。

吞掉。

[乱涂的痕迹]

不过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我要逃离这里。

我要逃离这里。

可是它们会跟过来。

它们在每一粒尘埃里。

不会的。

“那天，你看到了什么？”

“尘埃里有恶魔。”
“恶魔？”
“集合了黑暗、混乱的存在。”
“所以你在恐惧？”
“我在和它们搏斗。”
“可是你的搏斗真的会有结果吗？”
“不会。因为它们在每一粒尘埃里。”
“那你为什么还？”
“我没有选择。我会被它杀死。”
“怎样才能驱离它们？”
“驱离尘埃。”
“可是……”
“人是躲不开尘埃的。”

8 一篇书序

我叫栢，是个记者。

从很久以前开始，我就开始给精神病人做访谈，从而了解了他们的世界。

刚开始的时候，我试图以正常人眼中的世界去矫正他们的世界，说服他们去接受被常人所接受的东西。但随着访谈的深入，我的想法已经被他们所改变。他们眼中光怪陆离的世界一点点吸引着我。

于是，我成为了忠实的记录者，并且试着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中解决他们的困惑。这样的过程里，我渐渐理解每个人所看到的世界，也看到了与常人眼中有所不同的风景。

我将这些采访经历经他们同意后整理成册，加以解释后写成了这本《另一双眼睛》，也希望读者在看到这本书时能够放下成见，戴上另一双眼睛去重新审视这个世界。他们也许与我们不同，是我们认知上的“异常者”，但这决不意味着他们不可能被理解与接纳。

P. S. 特别鸣谢精神科医师文钰对这本书提供的专业知识上的支持，如果不是他，这本书将只能完全以记录形式呈现。

栢

x 年 x 月 x 日于家中

9 一篇简讯

五年前鸢过失杀人一案现已认定为错案。五年前，鸢在天台上失手扔下刀致文某死亡，虽然辩方律师在庭上提出被告当时精神状态异常，但经精神检定法庭未予承认。而几个月前，受害者的哥哥，同样也是一名精神医生对此结果表示了怀疑。在重新调出当年的案件资料与精神鉴定材料后，警方对此重新展开了调查，证实鸢当时的确存在异常精神状态，因此对此判决的赔偿程序已经启动，当时做出判定的精神科医生将面临问责。考虑到在后续记录中鸢仍然存在异常，在征得其本人同意后已收治于某地某医院。

10 一份作息表

6: 00 起床
6: 30 晨练
7: 00 早餐、服药
7: 30 清理卫生，整理物品
8: 00 查房问诊

早间自由活动
11: 50 午餐
14: 00 服药
下午自由活动
18: 00 晚餐
19: 00 散步、健身
21: 00 电视
21: 30 服药
22: 00 就寝

11 另一篇日记

今天大概是住进这里的第 57 天。
病房里新来了一个人。
原来那个吵吵嚷嚷的老头终究是被带走了，真是可喜可贺。
还是很无趣。
生活仍然这么规律。
今天的安眠药似乎来得早了点，他对这里还挺抗拒——不过他会习惯的。
我当时也没这么大反应吧……
这里没有恶魔。
这里很安全。
这就足够我留下了。
居然还敢夹带个人物品，他真是把精神病院当家了吗？
虽说这是个开放式病房，在刚来的时候总还是要给个下马威的。
越是不服管教，就越得吃苦头，这里比起监狱来，可是轻松得多了。
写诗？
还真是有闲情逸致呢。
今天的医生看起来脾气可不怎么好。
果然，准备直接扔掉么。
他在挣扎，但是显然争不过医生。
是不是待会儿应该教教他怎么藏好自己的日记呢……
先静观其变吧。

12 另一首诗

窗外
半片枫叶飘下
带走~~秋日的~~梦中的秋日
又听见风声
来到 传来 从另一个远方归来
囚笼中仰望的满月
~~渐渐朦胧~~已照不明前路
为何我仍在这里？

13 一段旁白

“他的病在好转。”医生们这么说着。

的确，从任何角度来说，璁都比以前更加健康——他再也不会莫名奇妙地一边喊着“星星”一边冲向街中间，亦不会走着走着突然嚎啕大哭，然后抱着膝盖原地坐下，赖在那儿好久不肯起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他始终排斥治疗，医生不得不每天看着他服下药才能离开。

与他相对，配合治疗的鸢情况反而没那么乐观。在院里时，鸢表现得十分正常，安安静静地，有时抱着本书默默阅读。可一旦要将他带出去放风，他就会表现前所未有的恐惧与担忧。他所宣称的“尘埃中的怪物”似乎只要在外界就会向他冲来，试图吞噬他。这至少说明了，他的被害妄想只是凭着医院的条件暂时压制住了而已，并没有真正取得治愈。藉此，在鸢本人同意后，主治医生决定采取心理与物理治疗结合的治疗方案。在心理治疗方面，鸢实在是想不起什么童年的记忆或是阴影，因此医生也无法搞清楚什么。催眠师倒是也来过，不过在催眠状态，鸢却只吐出些看不出什么特别意义的单词，以及一遍遍重复“我杀人了”这样乏味到令人毛骨悚然的话，也实在算不上有效信息。至于物理治疗，虽然TMS（经颅磁刺激）听上去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事实上倒是危险性不大——至少比某个称为电休克治疗的鬼东西安全上了几倍。

第一阶段的治疗在准备工作结束后很快就开始了。鸢对此十分积极，丝毫没有在意璁投来的同情眼神。“我不会再害怕了。”鸢这么默念着，走向了治疗仪所在的房间。

14 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放任他们杀死你？”

“你的意思是，接受治疗就是被杀死？”

“难道不是吗？”

“小子，你给我听着。我和你不一样。你脑子里的那些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带给了你快乐，没事看看星星，多开心，多美好，是吧？”

“可是没有星星的时候，我也会难过啊；如果星星突然不见了，我当然也会失落——”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我脑子里这些东西，从我有记忆开始，就没给过我任何好的经历。想象一下吧，你被身旁的每一粒微尘窥视着，它们就这么看着你，等着你露出破绽，然后吃掉你。你的每一天都在玩命奔跑，可是你躲不掉。你逃不过。它们就继续盯着你，盯着……”

“鸢兄，你冷静点。你的经历就算再怎么凄惨、令人同情，它们仍然是你的记忆与财富。而我能明显感觉到，在每天服药后，记忆会明显衰退。人是由回忆堆积而成的，连回忆都失去了，还能剩下什么？”

“我要个屁的记忆和财富！……如果能把回忆舍弃掉，我还求之不得呢。反正那里也没什么好东西。倒是你，你真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只是单纯为了离开这里才假装你有好转？”

“是又怎样？”

“首先你应该小声点，别让他们听见。其次，你刚才说的也不是真正的理由吧。我能感觉到，你真正在意的应该不是这个。”

“……我……我写不出诗了。”

“呵呵，不好意思了？好理由。‘创作’，是吧？”

“你一个不懂得尊重创作的人又知道什么！”

“踩你雷上了？好好好，我尊重。不过，你真的觉得创作能比心理的健康更重要？”

“被矫正之后的样子根本不是我，何来健康？”

“你是觉得，在外界的影响下调整自己的行为模式，就叫‘不是我’了吗？”

“我不愿意被他们所改变。”

“哈，也是。对高中生来说，你的想法也算是挺正常的，不过在我这里看来，确实就有些可笑了。”

“……”

15 又一篇日记

今天是第 122 天。

写诗，对我来说还真是个新鲜的话题。

既然璉都把话说到这种地步了，尝试一下还是可以的。

诗嘛，就是把正常的话拆开了说，也不需要特殊技巧。

写点啥呢……

雪

如残花点点

散落

夜

如啁啾阵阵

压过

湖心无人

只剩下

静默

不过，这种程度的创作，没什么多提的价值。他的那些看得比命都重的诗，我倒是也瞟过几眼，实在没看出有多少价值——不过是一个自认高雅的人在自娱自乐罢了。

明天居然有对我们的专访，看来之前那个记者靠书出了名赚了钱，想再来这里捞一笔——当然也许是我小人之心，不过既然璉和我都答应了，不管怎么样专访是会正常举行的，希望到时候场面不要失控就好。

16 几句歌词

Now you spit out the sky because it's empty and hollow;

现如今你撕裂夜空，因其空阔而虚无；

All your dreams are hanging out to dry.

梦悬挂着，被时间风化。

Stars are stars and they shine so cold.

浩瀚繁星依旧，冷意闪烁。

---- *Stars Are Stars* Echo & the Bunnymen

17 专访片段 一

栢：璉先生、鸢先生，你们好。

璉：您好。

鸢：想不到我们又见面了。

栢：（轻笑）是啊，上次其实和二位聊得很开心，不过这次，我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也是很多观众们想知道的，关于你们真实的生活与感受。（示意停录制）为了方便起见，还请二位商量一下回答问题的顺序。

鸢：那还是让小璉先来？

璉：好。

栢：我再提醒一下，有些问题如果涉及个人隐私，你们可以拒绝回答。

璉、鸢：嗯。

栢：那如果二位没有什么其他疑问的话，我们马上就直接开始。（示意开录制）那么首先请问二位，你们会明显感受到自己与大多数人不一样吗？

璉：在很多时候都是会的，尤其是当其他人明确指出了这一点时，这样的感受就会突然变得

强烈。

鸢：我的体验和璩大致一样，不过即使旁人没有刻意去提，有时我自己也会有明确的感受。比如说，我明明知道一个东西完全不值得害怕，但是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恐惧。

栢：欸，鸢您刚才说的这种情绪，似乎很多人都会拥有吧，不管是怕黑、怕鬼，其实本质上都是这种看起来未必合理的恐惧。

鸢：也许是这样，但无论是何种情绪，如果走到了极端的层面，大概都会显得病态吧。

栢：确实如此。那璩呢？听说您一直并不愿意配合治疗，也是因为这样的不同带给你的东西吗？

璩：的确是这样。我一直以来都能察觉到，这一份不同让我的脑子里产生出了无尽的灵感。其实我一直很困惑，明明我并没有妨碍到他人的生活，为何要违背我本身的意愿而进行所谓的“矫正”？而且在我渐渐长大时，我也能控制好自己的情绪。那究竟为什么要剥夺我的灵感？

栢：这个问题我也难以回答，不过没关系，我们今天还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文钰医生，有请！（文钰走入访谈室）文医生从事这一行仅仅五年，却在业内广受好评。他所独创的心理治疗方案拯救了太多饱受精神疾病折磨的患者。

文钰：您过誉了。大家好。

栢：那么关于璩刚才提出的疑问，您能做出回应吗？

文钰：当然可以。首先，不了解这一行的朋友经常会会有一个误区，也就是网上流传的 70% 原则，似乎只要和 70% 的人不同，就会被称为精神疾病患者。但其实，这样的说法是非常武断且不负责任的。精神疾病的认定有一套非常专业化的流程与标准，这也就是为什么有时我们认定出的结果会违反一些常态直觉。那么回到璩先生的问题。璩先生所患有的疾病名为认知失调，您认为它带给您灵感，也没有伤害到旁人，因此不愿意就医。乍一听，这样的说法似乎很合理。但是容我举个例子。不少创作者将自身的灵感寄于酒精、麻药甚至是毒品。对这些人来说，他们用物理的方式获得了灵感，也没有妨碍旁人，可我们都认为这是不好的，应被矫正的，因为这些东西会伤害到自己，会在短期的快感后迎来更大的痛苦。

璩：可是我也没有使用这些吧？

文钰：的确，但是从精神疾病中获得灵感本质上仍然是同类行为。它带给你的灵感是一时的，但对你产生的伤害却是潜移默化而深远的。万万不能因为一时的快感就认为疾病是件好事，进而不愿得到治疗。

（一段沉默）

栢：看来璩已经要被文钰给说服了呢。那么我就继续提问了。二位对于病房中的生活有什么想法吗？

璩：和我原来假想的很不一样。虽然确实会有些压抑，不过开放式病房总体的环境并不差，加上还有人可以聊天，其实我已经开始有点习惯这里的感受了。

鸢：对我来说，这里的环境甚至还比以前经历的要好一点。当然更没有什么不习惯的。

栢：不过，这样规律单调的生活，是不是会感到有些厌烦呢？

璩：厌烦开始时会有一些，随着时间的变长，一方面是我自己也渐渐习惯了，另一方面是我一直坚持创作的文字是不会重复的，也算是渐渐找到了乐趣所在吧。

栢：之前就一直对这个话题很好奇了，你在创作些什么呢？

鸢：他可是会写诗的。

栢：诗？能念一念吗？

璩：……好啊（摸索）最近写的在这里。

纯白

封存远山

窗根外

另一个世界
远行者看见泊船
绵延天际
等待一阵风
吹散我

栢：是很美的诗呢。现在我有些理解为何你会那么看重你的灵感了。（示意关摄像）你这些诗有出版的想法吗？

璁：暂时没有。毕竟这些诗是写给自己看的，我也完全不想以此盈利什么的。

鸢：果然还是搞不懂你们这些文人，赚钱的机会都不肯要。

栢：那也没事啦，不过，你愿意把写的那些给我看看吗？

璁：……

栢：啊不愿意也没关系的，我也不是个——

璁：好。很多就收集在柜子里，你可以看一看，拍拍照什么的。

栢：多谢。

18 专访片段 二

栢：文医生，是什么让你决定成为一名精神医生的呢？

文钰：这大概是一个有点沉重的故事。其实我原本一直是一个精神疾病这方面内容的业余爱好者，虽然有在看和研究这方面的事，但是一直没有向专业进发。直到五年前（看一眼鸢）——

鸢：（打断）栢先生，我们一定要进入这个话题吗？

栢：如果你介意的话，我们可以跳过这里。

鸢：我不介意。

栢：那请文医生继续吧。

文钰：我的弟弟间接被精神疾病给杀死了。

栢：我想问一问璁，就以你作为普通人的视角，那件事你知道多少？

璁：我只知道是一桩案件因为主犯患有精神疾病未被查出而被认定为了错案，死者的哥哥推动了这一认定。

栢：鸢和你说过这件事吗？

璁：说过。

栢：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璁：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吧，因为槌平时生活里是个很好的人，确实很难想象他会看到那些可怕的东西。

栢：那么回到文钰，我想很多观众 应该都会好奇，为什么你会为过失致你弟弟死亡的人申冤呢？

文钰：……我明白，在那样的状态下，人是控制不了自己的。他不应该为此就被定性为罪犯而难以得到治疗。更何况，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减少相似悲剧的出现。

栢：那你还恨他吗？

文钰：……啊，没有，现在一点也没有。如果是五年前，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说恨。但经过了五年的体验，我慢慢明白了他们自身的绝望，去将仇恨发泄给这样一群人是不合适的。

栢：鸢，现在他在你面前，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鸢：对于您弟弟的事，我抱以十分诚挚的歉意——虽然道歉也不能挽回什么。（沉默）经过治疗，我已经能尽量做到不去恐惧了，但是那样的阴影并不是那么容易驱除的东西……还有，十分感谢您所做的这些……

19 专访片段 三

栢：那么，访谈时间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二位还有什么想和大家说的吗？

璁：我想知道，正常人在这样一个阶段的生活和学习是怎样的？虽然我不能真正体验，但是我至少想看看如果不是因为所谓精神疾病，我们各自会有怎样的生活。

栢：这个问题我想会有很多观众会乐意回答你的，璁，你呢？

鸢：我吗？我无亲无故的，在这儿活着也挺好。我倒是好奇一些理论性的东西，比如说，这样的疾病真的可以被彻底治愈吗？能有多少的机会？

文钰：这个问题我可以回答。虽然过程会比较困难，但是只要配合治疗，治愈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在治愈后同样只需要配合医生，也是可以做到不反复的。你们二位的治疗情况我也看过，都是属于治疗非常顺利的。只要这样继续下去，不用担心无法治好。在治好后，就如璁所说的，你们也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鸢：不过事实上，精神疾病本身也是一个标签吧。在这样的标签下，也不可能真正回归所谓正常。

栢：反歧视自然就是另一个话题了。我们在这里衷心希望，精神疾病的患者能受到正确、平等的对待，而不是被人们用有色眼镜肆意观察。那么，今天的访谈就到这里，谢谢诸位的配合。（示意关录制）今天出场的费用会在稍后到账，那么，我和文钰就先走了，再见。

文钰：再见。

（离开后）

璁：我不喜欢他们。

鸢：哦？为什么？

璁：他们没有星星。

鸢：详细说说？

璁：外面总是有不少星星。病院里很难看到星星，但是有些人有——比如你。有些人虽然没有星星，不过有一点星光。他们身上只剩一片漆黑。

20 又一篇书序

在起这本书名字时，我其实犹豫了很久。

我不愿意将精神疾病本身作为宣传与卖点，但这又是塑成他的诗歌的核心要素。在这样的矛盾里，我最后使用了《无异》这样一个模糊的名字。究竟什么是正常？什么是异常？如果读者在看这本诗集时能产生这样的思考，这本书的职责就达到了。

书中收录了璁从家中到病院中共三年有余所写下的诗句，这些诗句里，既有他内心的挣扎，也有他真实快乐的展现。一个真实的人就生活在其中——他也许和我们看到的不同，但他仍是这世上万千中的一个，与大家一同喜怒哀乐，这便已经足够了。

最后，同样以他的一首诗结尾：

波光跃动

新绿

随暖风起落

叽喳

穿透时空

到来

栢

x年x月x日于病院前

21 另一段旁白

三个疗程结束，鸢的情况也比之前好多了。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璁，虽然病情在慢慢好转，情绪却越来越激动。“我感觉不到东西了！”他不止一次如此激动地宣称。

但治疗不会中断。

尤其是当医生显著感受到了成果以后。

“再这样下去，不出半年你就能出院了。”璁的主治医生是这么告诉他的。

而鸢在他身上只看见黑暗。

于是，他继续把自己锁在狭小的病房之中，丝毫不清楚自己已经在外界出名了的事实。

如果他的父母也不知道的话，这件事本就可以这么过去的。

“你使用的我儿子的诗，经过他的授权了吗？”

“经过了。因为现在是治疗关键阶段不方便说，等到他出院你们可以亲自去求证。”

“那我们——”

“不好意思，现在他已经成年了，至多是不完全民事责任人，而他与我的协议是在他正常状态下通过的，因此不存在监护人同意的需求。”

“我们儿子真行啊，都学会背着父母出诗集卖了——（挂断）”

争吵又这么无疾而终，璁这里也再没剩下什么可说的故事了。

鸢这里除了正常接受治疗外也并无太多可讲，但既然是旁白总得扯出点东西来。

鸢的故事还真有一件。

在那次专访过后，文钰和鸢见过一次面。

那次会面的具体情况不用细说，但是最终的结果是，两人都不怎么愉快。

鸢是个固执的人，不论从什么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他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熟悉的一切，即使他相信文钰是出于好心。

只可惜，选择的权利并非一直掌握在自己手中。

22 璁的独白

我看过落花

从每一棵树的枝头散去

坠在空中

无所依

便悄然逝去

或被阵风托起

盲目地漂游

又迷失

疗程即将结束时，我已经意识到了。

我看到的星星，的确是星星。

夜空中的那些游荡的悬浮物，至多是能分为行星恒星的无聊天体罢了，怎能和真正的星星相比？

治疗是有显著效果的，虽然限制了我的灵感，但给了我理性分析所看到一切的可能。为了弄清楚我看到的究竟是什么，我做了些对比的实验。首先，我去观察了一天间病院中的所有人。封闭病房里的病人，往往都很黯淡，没有任何光芒散发——鸢可能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医生大部分都存在星光，尤其是那些对我们很照顾的，能看到星星浮现；来探望的人往往迎着星光前来，但有的人看到探望的人状况不加后便又黯淡了；至于其他员工，有的能从其身上看到光点，有的却完全是一片漆黑，有趣的是，只有一片漆黑的人往往要么是每天干着重复的工作，要么是每天黑着一片脸对病人厉声呵斥。

当时，我初步得到的结论是星星和心情相关。但在更多的观察后，却发现并非如此。虽然看

起来星光可以改变，但实际上连续几天观察同一个人几乎不会产生什么变化。而且，我也明白了以前看不到星星时的难受感觉的来源。当身边没有星光时，环境就会显著变得压抑，更极端的情况下，只剩一片漆黑，我能明显感到身边的不安。

善意。

只有善意。

当在直觉中感到了一个人的善良，我便能在他身上看到星光。

当我终于明白这一点时，我有了一个恐怖地发现。

他的身上，从没有过一丝光芒。

23 鸢的独白

尘埃渐渐散去了。

虽然也许是药物和 TMS 的副作用，记忆变得不再那么清晰了——也许小璁并没有说错，它确实杀死了一些东西。不过，那又怎样呢？

……

就连那天晚上的记忆也变得模糊了呢……

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如果只是尘埃的话，我应该不会有那么多反应的吧……

……

啊，脑子有点疼，为了治疗效果，还是不要想那么多了吧。

文钰又来找我来了。

他一直在私下劝说我用高效的疗法解决问题——所谓高效大概要么是强效高副作用的药物，要么是直接上电休克。他的意思是，长痛不如短痛，如果尝试一下高效治疗可以根治我的问题，那当然是最好。

有点道理……

刚吃完药，我可不想动太多脑子。反正，他和我说不是一次两次了，尝试一下也没什么吧。

看了看同意书，那个药物似乎有一定的致幻性，但是并不算真的危险。从下周起，尝试一周那个治疗方案，问题应该也不大。

有点奇怪的是，治疗方案的主提出那里写的是我的主治医生的名字，而不是文钰，看起来应该是他们一起推动的治疗，不过以主治医生的角度带上个人情感可能确实不太好吧。

啊安眠药的药效来了，又该休息了——今天似乎忘了写日记呢，不过问题也不大吧。

如果我真的能被治愈的话，大概也不会做什么特别的事，就在那些以前恐惧的街道上随便散步，看看风景，多驻足一会儿……

24 一段写景

夏天来到了病院。

褐色的砖墙上，斑驳的树影剪出了油画的纹样。阳光如帘幕般洒下，朦胧了世界的棱角。

一片和煦。

出来散步的病人们三三两两地聚集着，或坐或卧，各寻着舒服的姿势歇下。

还有风。

风不知从哪里来，携着炎热与倦怠的气息，散入病院中，又散向远方。

风从不会回头。

但风每天都将来到这里。

在这样的季节，活着终于罕见地有了实感，生命就在繁茂与盛大中喷薄而出，并向身后延续出去，直到永恒。

“生生不息”。

向上攀登着，视角渐渐提升，病院的全景显现。

环顾四周。

似乎我还是第一次以这样的视角去看整个病院。

刨去其中的压抑与苦痛，她真的很美。

绿树掩映中，带着古朴风格的建筑有种独特的穿梭感，仿佛时间在这里驻足，丢下了一切负担与阴影，安静地享受此刻。更远处，似乎有大钟敲响六声，沉静而悠扬地在胸中回荡。几只叫不出名字的灰黑色小雀叽喳着在高楼大厦间跃动，大厦则被铺上一层金色的光晕，让人仿佛置身梦境。

阳光就在我的前方。

我突然看到了尘埃，在身后，吵嚷着。

它们是内心感到的危机与恐惧。

不过我不会再害怕它们了，不是吗？

几个疗程的治疗可没有白费。

我又回想起了那天晚上——大概是因为现在正处在与那天相似的位置。

楼道中似乎有个人。

是……文泽？

……

文泽一步步向上走着。

他靠近时，尘埃突然袭来。

那天，我奋力挥舞着双手，只为了驱除这些尘埃。

可今天，我已经吃过药了，病也即将被治愈，再想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

阳光，就在我的前方啊。

踏入阳光中，便不会再害怕尘埃。

身后得到了助力。

我将获得新生。

25 一些闲聊

“真死了？”

“听说是真死了。”

“从十几层楼的地方跳下去，不死才是奇迹吧。”

“不过不是都说他快好了吗，怎么突然又犯病了？”

“你又不是神经病，怎么可能想明白他们每天在想啥。”

“想明白我不也成神经病了。（笑）”

“不过啊，我有朋友在那边工作，说是有内幕哦。”

“哦？什么东西？”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说他跳下去是被人害的。”

“害的？那能被谁呢？”

“你还记得他五年前干了什么吗？”

“被那个人啊——”

“据说啊，是他的药被人偷偷换了，从普通的药换成了致幻剂！”

“致幻剂？怎么搞来那种东西的？”

“人家医生有渠道嘛，和药房一商量，说不定就拿到了。”

“然后呢？”

“然后那个医生啊，就在他吃药之前，偷偷把药片换了……”

“这就完了吗？”

“当然不是。我告诉你你别和别人说啊，那医生还会用什么心理暗示，把人骗到楼顶，又骗下去……”

“你别在这儿扯淡了。你看，新闻消息来了，已经认定是自杀了，服用有一定致幻性的药物是主治医生开着他自己同意的。他爬到楼顶的时候也没和人接触过，你把你那套阴谋论趁早收收。”

“切，我的内幕消息不信来信新闻？我告诉你，消息都是可以作假的，证据也是可以伪造——”

“好好好，你说得都对行了吧，我还有正事要忙呢，没空陪你扯。”

26 一份自白书

仇恨。

只有仇恨。

没有什么比仇恨更可怕。

也没有什么比复仇更畅快。

我早就不再正常了。

我知道。

从五年前开始，我做得一切都仅仅是为了这一天而已。

如果他不在病院里，我不是医生，我根本不可能与他密切接触

如果我不参与那次访谈，我也难以得到继续交流的机会。

不过，当栢问及仇恨时，我几乎都要暴露出来了呢。

——幸好我是个理智的人。

最后的坠落，是我亲手推动的，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心情更加美妙吗？

问我为什么要去消除证据？

因为我无罪，可是腐朽的判准总会认为我犯下了恶行。

可是那又怎样？

没有人会怀疑我。

因为他是个杀过人的疯子。

因为我是个不计前嫌的医生。

疯子跳楼怎么会是医生的责任呢？

我最亲爱的弟弟呀，你也终于能安息了吧。

似乎还有个治疗方案得写，那这份自白书就写到这里。

如果我死后，有人翻出了这张纸，便将此作为我替天行道的证明吧。

27 最后的旁白

璁已经不必在意旁边的病床来了谁了，因为他还有两天就要出院了。

只不过是又两个孤独的夜晚而已。

他曾想象过无数次从那扇门离开的场景，但他怎么也不会预料到——

门外是无数的相机和拥挤成团的人群——也许是记者，也许是自媒体，又或者只是看热闹的人群——而看见他出来后一个劲地向他嘴上捅的话筒更是打破了他的最后一丝幻想。

“璁先生您好，您对被网络评价为孤星诗人有什么想法吗？”

“璁先生，请问您的诗作真的都是您在病情时原创的吗？”

“璁先生，在您的诗作中似乎风的意向反复在出现，您想用它表达什么吗？”

“璁先生有什么情感经历吗？”

“璁先生，您是否对家庭有一定程度的不满呢？”

“我也是璁先生的粉丝，可否向璁先生要一个签名？”

“我也要！”

他无法理解。

人群蜂拥。

“我看不见星星，我不能刚出院几分钟就表现出异常。”璁默念着。

他试图在人群中找到父母的身影，但并没有成功。

“我已经被治愈了。没事的。没事的。走过去就好。”璁一边重复着自我催眠，一边向上抬头，不去看身旁的人们。

天空漆黑一片。

他不知被什么绊了一跤，不得不低头看回路。

模糊的星光渐渐清晰起来。

身边的混乱却丝毫没有减轻。

终于，星光在眼前堆积成一层壳，然后以前所未有的可怕速度离他而去。

“不——不要——不要离开——”他发出此生最大的惨叫，追逐着星光而去。

他撞上了人海。

一片闪光灯发出的惨白闪过。

他重看清了面前。

那些狞笑着的人身上，是一片漆黑。

一点光的痕迹都不见。

他感到自己是个盲人。

而盲人听见了围观者的窃窃：

“这次搞好这个新闻素材，我就能出名了。”

“这一通事闹出来，粉丝至少可以多涨一个量级。”

“这就是精神病人吗，真可怕。”

他奔跑着。

奔向虚无。

28 另一篇简讯

被网络誉为“孤星诗人”的璁昨日被警方发现疑似精神病复发而于家中上吊自杀。他的身旁很干净，只有一杆黑色的水笔与纸上的诗句：

我想留住这个夏天

当秋叶散落

当冬雪飘零

当春花逝去

直到暖阳下每一个生灵高呼着存在

直到层叠的翠色冲散往日的梦魇

夜空的夏风

仍然从远方归来

带走我

带走我

带走我

可风早已止息

29 另一段歌词

Cards are played and the clocks will have a say,
生活这手牌仍将继续，时间则将在某天。

In the making of the day.

证明一切。

You came here late; you've gone home early,
你来得太迟，又过早魂归故所，

Who'll remember now you've gone away?

谁又会记得你的离去？

---- *Stars Are Stars* Echo & the Bunnymen

30 又一篇书序

《一间病房里的两片灵魂》是我根据真实背景创作的全新小说，也算是我的跨界尝试，讲述了同一个病房中的两位精神疾病患者从相遇到逐渐互相理解，病情转好时却双双自杀的悲剧故事。我将我的采访经历与看到的故事叠合在一起，力求表现对这一群体的关怀和思考。

就如同之前的采访集《另一双眼睛》中所述，带上另一双眼睛时，总能看见另一个世界。当真实与所见的虚假交织，自我就在其中。这本书同样受到了知名精神医生文钰的大力支持，他对此提供了很多专业性的建议与指导，让故事更加真实。

小说本也不需要冗长的序文，便就写到这里吧。

栢

x年x月x日于家中

X 一点尾声

有些常识的人都会记得，眼睛的困惑有两种，也来自两种起因，不是因为走出光明，就是因为走进光明所致，不论是人体的眼睛或是心灵的眼睛，都是如此。记得这些事的人，当他们看到别人迷茫、虚弱的眼神，他们不会任意嘲笑，而会先询问这个人的灵魂是否刚从更明亮的生命走出来，因为不适应黑暗而无法看清周遭；或是他刚从黑暗走入光明，因为过多的光芒而目眩。

——柏拉图《理想国》